



# 康巴周末

## 康藏人文

2021年10月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边强

### 民居观察

## 土木建造

◎ 汤勇 潘敏

### ● 炉霍县民居

位于我州中北部的炉霍县,是康北经济和文化中心,典型的藏民族聚居区。川藏317线由东南至西北贯穿全境。这里历来为去藏抵青之要衢和茶马古道之重镇。县城总面积0.58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860米,距成都657公里。

炉霍古称“霍尔章谷”,隋唐以前称“拉鄂”,其中“霍尔”为藏语的汉文译音,“章谷”则有山岩石上,岩石部落等意。殷周时期属西戎;春秋战国时期古羌人南徙,形成“牦牛羌”部落;秦汉属西南夷;隋为附国地;唐、宋属吐蕃;元、明朝开始设土司制,一直沿袭到清朝“改土归流”之时;清置炉霍屯,炉霍之名才出现;民国三年(1914年)设炉霍县,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立炉霍县人民政府,属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至今。

炉霍县地处川西高原与山原接触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脉河流走向多是由西北向东南。炉霍县位于鲜水河断裂带,地震较频繁。受1973年炉霍大地震影响,本地的传统民居建筑在房屋结构上做了较大改动,已看不到古老的建筑样式。现在的建筑以崩科建筑为主,多沿鲜水河两岸分布,因地处高原,为保暖避风及争取良好光照,选址朝向以背风向阳为主,故常面向河谷,背依高山。建筑类型包括河谷台地半农半牧居区的井干式平顶木架崩科房;高山草原牧业区以牛毛帐篷式游牧与冬春定居点井干式木屋相兼的循环牧居;另外,县城中心以现代康式瓦顶木架崩科结构为主。大多数崩科建筑俯瞰呈“回”字型,中有回廊、天井,自成庭院,有的住房还在房顶的四角上安放四个白石头,以祈吉祥。藏式民居极重装饰,外墙以红白为主色,附以彩绘;檐口、窗边、窗头涂以白色或湖蓝色油漆;客厅大面窗外部或雕或镂,花样繁多并以各色油漆上光,描画图案,颜色对比强烈而又有协调之感;房屋内部起居梁柱上也绘以各式吉祥图案,极具地域特色。

### ● 炉霍县泥巴乡宗达村民居

1973年,炉霍大地震以后,当地房屋毁坏严重,传统民居建筑几乎已经没有留存。现在炉霍县境内房屋均整体呈正方形,多以两层为主,一层为石块垒砌,二层以圆木剖半四方相扣叠为壁的井干式平顶木架崩科房。

为了找到与现在留存建筑有所区别的建筑,我们经过多次打听,终于在泥巴乡境内的宗达村找到这样一处民居。一大早,我们便出发了。由于是雨季,泥巴乡山体滑坡严重,唯一的路被塌方的泥土石块截断了。直到下午,道路被疏通,我们又赶紧从县城赶过去。进沟十五六公里左右,山势开始向上,在不远处的坡地,汽车被截停,这幢民居就位于塌方路段的尽头,我们下车背上工具步行前往。可能也是由于交通不便,这幢民居才得以保存至今。

据宗达村的村长说,在他出生之前就有这幢房屋了,村长今年62岁。房屋的主人白玛翁加也说不清这幢房屋的历史,只是听父辈说,在1973年大地震之后,周围的房屋几乎全部倒塌,唯有这幢屋子没有任其影响,后对其进行过加固修缮。房屋大门朝东而开,为两层复合式退台建筑,其中一层为石砌结构,用于圈养牲畜;二层为木结构,作为居室、卧室、厨房、经堂等。楼顶层有两层土夯退台,朝向南方,退台四周有木头围作栏杆,用于晾晒青稞。在炉霍,每年秋季都会在退台上铺一层泥土,涂抹光滑以后将晾晒的青稞卸下,在退台上打青稞。

## 五色海

第984期

唐·方干有诗句曰:“漱石迸泉听未足,亚窗红果卧堪攀。”果枝低低,探向窗口,抬足可攀,举手可摘,山野情趣盎然饱满。故尔,于乡间,看到农家,将山里红植于窗前,也每每叫人觉得美。

每年,山里红成熟的时候,我的母亲会剪断枝头,将一嘟噜一嘟噜的山里红以细绳捆扎之,然后,挂于南墙。能放置很长一段时间,感觉,那一段时间里,满庭院都红红火火,都酸酸甜甜,生活的滋味,丰润极了。

诗,入得画。

陆游有诗曰:“累累红果络青萸,未霜先摘犹酸涩。”这两句诗,是写实。前一句是描绘山里红的情状:枝头,累累累累;周围,被翠绿的枝叶缠绕着。确实,山里红的果实,总是结在枝头,而且不止一枚,常常是数枚,乃至十几枚,故尔,用“累累”二字形容之,不为之过;后一句,是说山里红的口感,山里红必得经霜之后,才好,才渐渐由酸变甜,终至酸酸甜甜。

5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途中取得了泸定桥的重大胜利。

红军飞夺泸定桥,是毛泽东同志在安顺场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的。其部署是:由刘伯承、聂荣臻带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沿东岸北上向泸定桥。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红一军团、一军团军团部和红五军团,沿西岸北上向泸定桥。两支部队互助支援,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的先头部队是沿大渡江西岸北上的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党总支书记罗华生)。他们受领任务后,立即紧急开进,一边走,一边消灭沿岸相阻的敌人。第二天出发一昼夜强行军240里崎岖山路,按时赶到泸定桥,并组织22人的突击队。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在铁索桥上边铺门板,边攀着铁索链匍匐射击,



呼伦贝尔秋色美如画。邹俭朴 摄

九月初,地处青藏高原末端的阿坝州小金县峡谷间,那些草,绿中带黄。

透过碧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团,阳光就像母亲的手温柔地拂过山川。于是,山间的树木,山顶的积雪,山腰的田地,以及山脊上的白色藏房,都被涂抹成了一片闪着诱人光芒的金黄。

沃日土司官寨就坐落在这些藏房中央,据《嘉绒藏族史志》记载,清乾隆十五年(1750),沃日土司因顺应王朝,为乾隆“征金川”之役出力,并给清军供给粮草等功绩,被晋封为安抚司职衔(从五品)。而沃日土司官寨的一座山脊上的龙灯碉,我却感到陌生。虽然,也有多次前往实地查看的想法,只是每一次都为琐事羁绊,一次次落寞离开。

而这一次,我静下心来,冒着烈日向着龙灯碉走去。在龙灯碉遗址处,两座山峰之间只有几米宽的通道,而通道口,就有一户人家。也许是久没有人居住的缘故,房屋的墙体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青苔。从这里过去,还有几户人家依山而建,也许是山体较陡的缘故,房屋都劲量向着山体一面靠拢,绝不旁逸斜出。

去往龙灯碉的路就在通道口那户人家的房后。从这里上去,路全部开凿在山崖上。有些地方,也许是为防御,只有几个勉强可以攀爬的石窝。路旁,大多峭壁,天险浑然天成。而没有峭壁的一段,用泥土夯筑成墙体。那些墙体在风雨的侵蚀和人为破坏下,只剩下残壁断垣,不过,于我而言,在这些残存的古迹中才更能感觉到一种历史岁月的沉淀其中。

在一座残存的墙体下,我久久驻足观望。墙体分为两个部分。一面是石墙,而另一面是黄土筑成的墙体。石墙所用的石块,大小不一,

每一个石块的放置看上去杂乱无章,其实,却可以看出当时匠人们的匠心独运。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处,填满了黄色的黏土,使得这些石墙增强了其防御能力。而那些土墙,十分厚重。土墙上每隔一定的高度就有许多排列整齐的细小孔洞,应该为砌筑土墙时,掺杂的树枝在腐烂之后留下的痕迹。土墙厚度底层在二米左右,越往上,土墙的厚度逐渐变薄。这种建筑体底层厚重平稳,而高层时,随着土墙厚度的变薄,土墙底部的承重量随之减轻。土墙外异常的光滑,也非常坚硬,这在冷兵器时代是最为理想的防御阵地。因此,土墙既牢固,又具有实用性。

到达山顶,一条长长的山脊横亘在眼前。山脊中央,有宽约七八米的凹形土地。而其余的山脊上只有窄窄的一条通道,勉强可以通行。凹形土地中央,有残垣断壁,可以看出这里曾是整个龙灯碉的主体建筑部分。山脊右,陡峭的山崖,让人望而生畏。不过,在这样的山崖上,还有着用泥土夯筑的墙体。历经几百年,依然屹立在墙壁上,体现出古人高超的建筑技艺。那些土墙里,有少许的木料,其余均为黄色的黏土。墙壁上,依稀可见累累弹痕。只不过是深为一二厘米的细小孔洞而已,对整个建筑体构不成威胁。据史书记载,清乾隆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夺取小金川汪旺印信,“意欲并吞诸蕃”,又攻明正土司,清政府始用兵围剿,取得胜利。1766年,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却与小金川土司索诺木联合反清,清廷将阿尔泰革职,派温福入川督师,向金川进兵,第二次金川之役由此开始。清军翻越巴郎山,一路奔袭,势如破竹。然而,当清军攻打沃日官寨时,却受到了索诺木、僧格桑两支藏军顽强抵抗。清军只好绕道而行,直取大金川。在攻打大金川土司索诺木的战争中,

### 红色记忆

## 大渡河畔

◎ 贺先枣 邓明前 倪英

### 嘉绒往事

## 龙灯碉下沃日镇

◎ 杨全富

山里红,让我想到家乡的西山,引发我一缕缕的乡愁。

西山土地,属沙土地,沙土地特别适宜于山里红的生长,故尔,西山栽植的山里红,枝叶繁茂,果实饱满,累累。成熟时节,远望西山,红艳一片。尤其是在夕阳西下之时,夕阳斜照,山里红红彤彤的,色彩绚烂,流光溢彩,感觉整个西山,都炫目极了。

古人简洁,直接称山里红为“红果”,入得

## 山里红

乡村笔记 / 路来森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 美术探索

## 甘孜州美术70年的发展历程

◎ 金泽花

10月份,州美协筹办“辉煌70年、奋进新时代——甘孜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为了丰富参展作品的画种,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提高学习和交流的深度与广度,提升此次展览的档次与品味,除了20幅扶持创作作品及前辈的优秀作品外,特邀了6位四川省优秀画家的14幅作品参展,展出12位省藏校毕业的年轻唐卡画师的10幅创作作品。在普天同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奉上了我州近年来美术创作的新成果。展出期间,得到了州委宣传部、州文化和旅游局及州文联等相关领导的高度赞扬。

11月,州美术家协会组织报送了9位青年作者的作品参加了“第七届四川省青年美术作品展”的评选活动,5幅作品入选,其中文巧的《俄色花开》获得优秀奖。

2020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州美协早在大年初五就根据上级的指示,积极动员、组织全州美术工作者及美术爱好者发挥自身所长,开展“抗疫”主题性美术创作,并积极投稿。由于都回家过年,在绘画场所及画具极其简陋的情况下,每位画家都积极主动地努力创作,在全民抗疫,自我隔离的漫长日子里,全州共创作了国画、油画等抗疫主题作品三十几幅,均发表于《甘孜日报》,有的发表于《四川美术》;创作了近10幅动漫抗疫主题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并被多家媒体转载,代表康定市在《康巴传媒》专版宣传;创作了近50幅“新藏画”小品,宣传抗疫精神,抗疫知识,并代表德格县在《康巴传媒》专版宣传,德格县出版宣传册子。与此同时,为庆祝甘孜藏族自治州建州70周年,成功组织并举办了“翰墨写华章、礼赞新甘孜——庆祝甘孜藏族自治州建州70周年美术作品展”。此次展览,展出了与甘孜州题材相关的州内外作者创作的国画、油画、版画、新藏画、水粉水彩画共66幅作品。同时,州美协又积极组织选送作品参加在昌都举办的“2020年康巴艺术节美术、书法、摄影展”所选送的作品受到昌都同行的高度赞扬。年底,4位青年画家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甘孜州2020年文艺领军人才培养班”,4位画家加入了四川省美术家协会。文巧的油画作品《俄色花开》获得了第七届四川省青年美术展优秀作品奖,陈刚的《格桑花》获得了四川省乡村艺术节群众文化艺术作品比赛美术类第一名。

目前为止,“传统藏画”作为非遗项目的“民间美术”,传承发展可谓空前繁荣,年轻人不但学习、传承“嘎玛嘎孜”画派唐卡,还学习、传承“勉唐”“新勉唐”画派、“热贡”画派等的技法,成为年轻人就业的一个选择,这得益于党和国家对“非遗”项目保护传承的重视。近几年,在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非遗”科及州县文化工作者的积极申报下,我州现有“传统藏画”(唐卡)国家级非遗传承人4名,省级传承人2名,州级传承人69名。随着党和政府对文艺团体的关心支持力度的加大,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我州在省内外有各种唐卡艺术学校及工作室10余个,专门从事唐卡艺术保护传承的民间艺人及学徒几千人,出现了以传统“文人画”形式来诠释佛学哲理的“新概念唐卡”。在设计、装潢、工艺等方面,在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支持下,形成了汤勇、邓红波、赵理、成芳等组成的设计团队,他们在省内外公开招标的激烈竞争中,以极具藏民族特色的装潢设计、制作风格,先后成功中标稻城亚丁机场、康定机场、甘孜格萨尔机场航站楼室内装潢设计、制作等项目,并受到各方赞誉。

美术创作方面,自2017年至今,在短短的几年里,在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下,我州美术事业又开始复苏。培训、采风、办展,频频亮相,在回味我州美术曾经的辉煌的同时,也在向外界表明我州现在仍有一批人在坚持现实主义题材主题性美术创作,还有一批酷爱绘画艺术,具有一定创作潜力的青年唐卡画家在充任后备力量。如今的我州美协逐步形成了从事国画、油画、版画、新藏画、水粉水彩画创作的30多名画家组成的创作队伍,形成了我州美术创作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格局。2020年,我州选送参加西藏昌都康巴艺术节的十幅美术作品被友邻地区的领导和艺术家们赞誉为“惊艳之作”,这让我们看到了我州美术事业发展的希望,但我们面向全省、面向全国作纵向、横向的比较,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我州目前的美术创作人才队伍还有待于加强、壮大,还需不断培养新生力量,打造精品力作,我州美协任重道远,只有不懈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我们才能走的更高更远。总之,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甘孜州美术事业的未来会更加灿烂辉煌。